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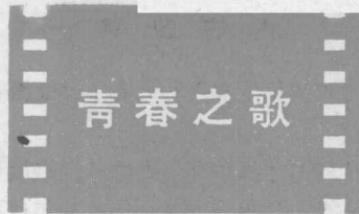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青春之歌

楊沫原著 改編



北京出版社



青春之歌

楊沫原著改編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内 容 說 明

本書是楊沫同志根據她本人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

劇本描写了从1931年到1935年在党的組織領導下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的一角。这里有在这一动荡的年代里进行頑強不息斗争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有从彷徨、苦悶到觉醒和成長起来的知识分子；——作者生动細緻地寫出了他們成長的历程。也描写了在这历史变革的年代里，一部分苟且偷生、貪圖安逸、追求享受沉淪为統治阶级玩偶或走卒以至墮落成叛徒等的时代渣滓的面貌。反映了这一历史年代里的各色人物的不同道路和不同命运。

改編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比原小說有所精煉和集中，在某些章节，也有所創造和发展，但仍保持了原著的主題思想和風格。

青春之歌（电影文学剧本）

楊沫原著改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麻織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发行所發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張：3·每頁：2·每面：3·字數：67,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印數：1—39,000册

統一書號：10071·428 定價：790.41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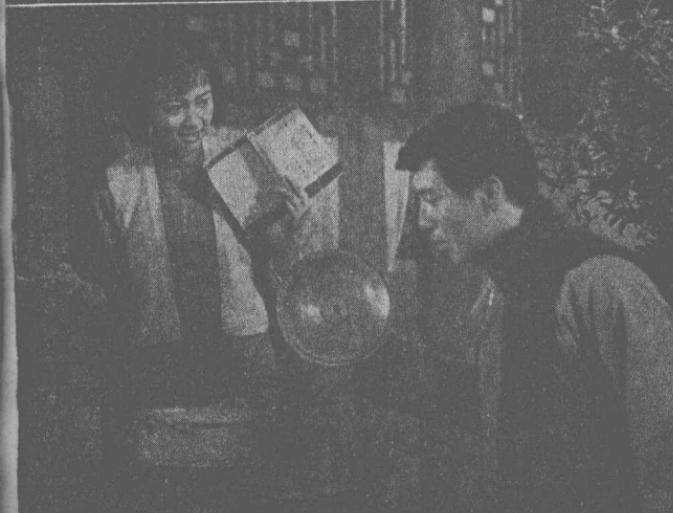
上：除夕之夜，林道靜（謝芳飾）送給魏老伯一包馒头。



中：林道靜在白莉莘公寓里，靜聽盧嘉川談時事。



下：盧嘉川在白莉莘公寓里，向東北流亡學生講解當時的政治形勢。



上：卢嘉川（康泰
飾）在啓發林道靜——
个人的命运只有和人民
大众的命运联結一起，
才有出路！

中：卢嘉川訪林道
靜，見她正在热心讀革
命書籍，連飯燒糊都不
知道。

下：林道靜參加革
命工作，引起余永澤
(于是之飾)极大怀疑
——两人离婚了。



上：特务胡梦安
(张逸尘飾) 在审讯叛
徒戴瑜(赵联飾)。

中：胡梦安利誘林
道靜。

下：在党的帮助
下，林道靜擺脫了敌人的
监视，化装逃往定
县。





上：林道靜在定縣
麥收斗争中，擅自參加
割麥，被江華（于洋飾）
勸阻回去。

中：林道靜從定縣
回到北平，被白莉萍看
到，白強拉林道靜參加
舞會，並給她介紹低級
無聊的潘總編輯，林道
靜很反感。

下：林道靜正向攤
販老头打听鄭大姐的下
落。



上：林道靜第二次
被捕入獄。林紅（秦怡
飾）在照顧受刑后昏迷
不醒的林道靜。



中：林紅在獄中給
林道靜、俞淑秀（趙玉
蓉飾）講共產黨員在獄
中鬥爭的故事。



下：林道靜宣誓入
黨。



上：“一二·九”
游行示威中江华被水龙
冲倒，林道静上前援扶。

中：“一二·九”
游行示威队伍被阻，林
道静号召冲破军警封锁
继续前进。

下：“一二·九”
北平学生示威大游行。

烏云低垂，海上風暴將起。濶濶浪濤有如萬馬奔騰，狂噏着衝擊着岸边的磐石。

巨大的岩石，怪人般聳立在惊濤駭浪中。在黑色海洋的咆哮中，在烏云疾走的天幕下，远远的有一个人影疾速地向海边直奔而来。

人影愈走愈近，雨暴愈来愈猛。大雨也倾盆般落了下来。

人影愈来愈清楚了：这是一个年轻俊美的姑娘。她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苍白的脸上布满着愁容；她紧闭的嘴，一条明晰的嘴唇显示了她的倔强和深深的痛苦……。

她面向海洋，径直地一步紧似一步地奔了过来。

海面上响起了激昂的叫喊，大海和狂风暴雨在紧要地搏斗。他那高大而结实的身体不屈不挠地一下子扑向了大海。

“你真好，”她微笑着，一边跳过一个青年一把抱住她。青年是她的朋友，住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2

楊庄關帝廟里的一間簡單的小屋裏。

青年把姑娘安置在一張小床上。

青年端着一杯水不安地望着姑娘看白痴，紧闭双目的脸。

青年俯下身来低声地，“林——道静，……好点了吗？”

林道静睁开眼来。她嘴唇哆嗦着不能说话，眼泪却簌簌地往下掉。

青年见林道静睁开眼睛，微笑了，他又俯身低声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叫余永泽。就是杨庄人。你必定有很大的痛苦，虽然我们萍水相逢，可是，你可以告诉我这痛苦的原因吗？”

林道静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她感激地看着站在她面前的这骑士般的青年。这青年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瘦瘦的、黑黑的面孔上带着和悦的微笑。

她看着他，想张嘴说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又流了下来。终于，她坐起来，她说清了。她哆哆嗦嗦地说：

“余——余先生，我恨——恨这个世界呀！”

余永泽带着好奇的神色看着她。“恨，恨这个世界，那就要去死！”

“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原因。”道静低着头，继续着她的叙述——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家庭里。我的父亲是个喜欢玩弄女人的大地主；我的母亲是个欢天喜地、爱说爱笑的女人。从小他们就不喜欢我，我常常像一只被关在小狗似的长大起来。两个月以前，母亲病倒了，父亲一个人突然逃跑啦；我母亲就把我看成了累赘，到乡下家里把我叫回去，想叫我嫁给一个什么胡局长……”

随着林道静的叙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个的画面：

林家的屋里，桌子上摆满了漂亮的衣料和各种女人用的装饰品。林母徐凤英露着殷勤的笑脸，在给林道静介绍胡梦安。

徐鳳英目不轉睛地斜顧着道靜，這時冷冰冰地，理也不理她，扭頭就走。

徐鳳英暴怒地指着道靜罵起來：“賤貨！養賤貨！住山洞的勞婆娘養得出什么好東西！好好依了便罷，要不依呀，老子卖了你也要贖回老本來！”

林道靜呆住了，她痛苦地、懷疑地驚異着：“你出門找我娘娘？”

道靜含着淚，悄悄地說：「我爹爹說我娘娘在山洞裏，我才知道我還有個生母秀呢。她和我外祖母都是住在山洞里的佃戶。我父親奸污了我的母親，又把她霸占成姨太太。我生下剛一週步，我父親和他的大老婆就把我……」

隨着林道靜的敘述，銀幕上又出現著牆下的画面：

林道靜的生母——和道靜長得非常相象的秀呢，懷抱着剛滿周岁的林道靜，站在道靜的父親林伯唐和徐鳳英的面前。徐鳳英一把搶過秀呢懷里的孩子，幾個听差就把秀呢推搡着推出門外。」

秀呢瘋了似地大聲哭着：“還我孩子！還我孩子！”

一条白河川湍流在群山之中。瘋了的秀呢披頭散髮地一邊喊着：“還我孩子！”一邊縱身跳进了波濤洶湧的白河川……

在激蕩的音樂聲中，林道靜含着淚水繼續說道：「他們這樣凌辱她死了，我叫她娘娘！」

“林道静在她女同学家里住了兩天，就动身到北平来找职业，可是没想到……”

在林道静的叙述中又出現了这样的画面：

北戴河楊庄关帝庙前，林道静焦急地敲打門环。門开了，只見开门的老头擺手說道：“走啦，不在啦！”大門砰地一声关上了。林道静伏在門前的大松树上哭了起来。

她正哭着的時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楊庄小学的校長余敬唐走到她身边，恭敬地把她讓到关帝廟里。

在关帝庙一間較大的房間里，余敬唐和几个地主紳士样的人物在打麻將牌。林道静在大雨中急促地奔到室外的廊下避雨。她听见屋里的男人傳出了这样的笑声：

男人甲：“这小妞長的可真不錯呀，敬唐老兄，把她讓給老弟我吧！”

敬唐：“玩笑！玩笑！这是鮑县吳華流托小弟物色的人物，如今奉而得之……”

男人乙：“唉，唉，小弟虽然有了兩房姨太太，可還沒尝过女学生是啥滋味。老兄，你那高招來興号的裏卖讓給你換了这个小妞怎么样？”

屋里突然爆发一陣瘋狂的大笑，道静却紧閉着嘴唇，在大雨中返身疾走。

她憤恨，她痛苦，她毫不顧惜地向大海跑去……

碧綠的一望無際的大海旁，余永澤和林道靜同坐在一塊大岩石上。海風吹拂着道靜柔軟的短髮，她愁悶地望着一只揚帆蕩漾的小漁船，低声對余永澤說：“我剛逃出那個罪惡的家庭又走上這樣黑暗可怕的社會，我不屈服那只有死！”

余永澤凝視着她，輕聲說：“林，你真是一個有志氣有理想的姑娘，可是不必再想到死吧，我可以告訴你：‘生就是苦。’”

林道靜扭過頭來：“在這裏我不能不說一個事實——我——我不干！”

余永澤惊奇地望着這個倔強的姑娘，半天才微笑着說：“你愛海，對不对？這真是個富有詩意的地方，你也喜歡文學吧？你讀過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慘世界》和易卜生的《娜拉》嗎？王爾德的、梅里美的作品你一定也讀過。人生是短暫的而藝術却永遠地存在、不朽……。啊，林，你看這海，你看這是絕美的藝術品，它和你的心靈一樣的美……。”

道靜凝神聽着余永澤的話，那是多么迷人的字句呀！漸漸她象喝了醇酒一樣地迷醉了。她的黑亮的大眼睛望着余永澤，臉上浮上了那麼惊奇而欣喜的神情。

黃昏，他們并肩走在海边的沙灘上。夕陽照在海水上，閃閃的金光發射着魅人的光彩，振翅翱翔的水鳥不時掠過他們的頭頂上。

夜幕升起來了：海浪靜靜地拍打着岩石，遠處的山頭隱約

样，玉带样奇妙的銀光，他們并肩站在高高的峻峭的岩石上。

深夜，明月高升，寂靜的海灘上已悄無一人，林道靜和余永澤仍然并肩徘徊在這里。沙灘上留下了他們長長的腳印。

月下美帝店前。余永澤握住了林道靜的手，深情地看着她，說：

“林，我明天就回北平啦！听我的話，你就決心留在楊莊教書吧。”

這時看着他，輕輕地點了点头：“好吧！”她迅速地推開店門走了進去。

她走進店門倚在門上。一陣激越的紅潮飛上了她的面頰，她喃喃自語：“啊！多情的瑞士，有才學的青年！”

4

已經是秋天，林道靜在美帝店里的課堂上正講着書，忽然從窗外溜進了一群快活嬉鬧的人。她有些惊異，放下課本走到院裏去。

院子里，李芝庭和美帝店裏的學生都走到道靜跟前連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

林道靜不安地看著擁進的人群，問李芝庭：“李先生，出了什么事啦？”

这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放下怀里抱着的一个污髒的小孩，對林道靜笑笑說：“您還不知道？咱們的東三省叫日本人強占啦！”說着，他遞給道靜一張報紙，“您看看吧。”

林道靜拿着報紙，一邊看一邊惊喊道：“唉呀！亡國奴！亡國奴！這就是眼前么？”

剛進來的難民圍到他們的周圍，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人，把那個青年移過一瞥尊敬的目光，說：“先生，您是急著人，說給我們，那些當官的倒是還要東三省不要啦？”

一個老頭也接着問：“先生，咱中國大事倒是怎么樣啦？”

林道靜看見這麼多的人對這個青年人親切地發問，她不由得对他注意起來；李芝庭沒等青年人張口，急忙指著青年人對道靜說：“這位是我內弟盧嘉川——北京大學的學生，這便是同林道靜。”

盧嘉川微笑着向道靜点点头就轉過臉對那伙圍在周圍的難民不慌不忙地說道：

“日本鬼子出了兵，几天工夫就把咱們的東三省強占啦。可是蔣介石却下命令給張學良，叫他絕對不許抵抗日本。你們諸位想想，咱中國人能够甘心等着當亡國奴么？”

“不干！打！”一個青年農民喊了起來。

“打狗日的小日本！”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人也喊起來。

“我們不當亡國奴！”幾個難民小孩一喊，楊庄小學校的許多學生也跟着喊起來。

道靜吃驚地看著這些憤慨的難民，也吃驚地看著盧嘉川。這個大學生多么奇怪呀，他身上好象有一股吸引力，也好象有什麼引火物，簡單的幾句話就把人們的怒火搧動起來。

正在這時，一個穿着長袍大褂的中年人，迈著方步走了進來。

這是余敬庸。他一進門就對滿院子聽見不懂的難民說：

“学校重地，你们跑到这里干什么？”

盧嘉川急忙朝余敬唐走过去：“敬唐，这是我把他他們領來的。这些人从关外逃来，無家可归，暂时叫他們在学校借住兩天。我相信你一定会慷慨答应的。”

余敬唐看看那些难民，又看看盧嘉川，沉吟一下，說：“嘉川，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好吧，不过可不能耽擱学生明天上課啊。”說畢，他搖搖头轉身走了。

难民們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盧嘉川。

李芝庭也高兴地对林道靜說：“还是他——嘉川做事可有办法！”

林道靜不由得也用尊敬的目光看了盧嘉川一眼。她这时才看清这个大学生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有着优美的外形——他的身材适中，他的头髮濃密而黑，他的面孔端正而俊秀，他的神情又是那么潇洒而自然。

盧嘉川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林道靜对他的注意，他向难民們招招手，然后对李芝庭說：“姐夫，咱们帮他們安置一下吧。”

林道靜急忙对盧嘉川說：“盧先生，先腾我这个课堂。”

盧嘉川微笑着对道靜点点头：“那好。”

林道靜愣了一下，忽然扭过头来，不好意思地問盧嘉川道：“盧先生，請問你，老百姓手無寸鐵，怎么能抵抗日本呢？”

盧嘉川想了想，笑道：“你問得很好。可是救國并不一定都要拿槍杆打仗呀！进行宣传，唤醒人心——象你們能对学生們灌輸点爱国思想，这也等于拿起了武器。林先生，你说是这样么？”

道靜凝神听他的話，輕輕地点了点头：“谢谢你。”